

拒绝攀登，你就只能做一个仰望者



(日) 梦枕獯 著

岳远坤 | 译

# 垂直极限

神々の山嶺

下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日) 梦枕獯 著  
岳远坤 译

# 垂直极限

下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垂直极限 (下) / (日) 梦枕獯著; 岳远坤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神々の山嶺

ISBN 978-7-5086-2589-8

I. 垂… II. ① 梦… ② 岳…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493 号

KAMIGAMI NO ITADAKI

Copyright © 1997 by Baku YUMEMAK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SHUEISH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MEMAKURA Baku Office

through Jan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垂直极限 (下)**

CHUIZHI JIXIAN

著 者: [日] 梦枕獯

译 者: 岳远坤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2497

书 号: ISBN 978-7-5086-2589-8 / I · 18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 目录

第一章 廓尔喀 .....	1
第二章 夏尔巴人的家乡 .....	37
第三章 母亲的项链 .....	65
第四章 山狼 .....	95
第五章 前往冰河 .....	131
第六章 冰瀑 .....	157
第七章 灰色的岩峰 .....	169
第八章 真相 .....	219
第九章 登顶 .....	239
第十章 众神的山岭 .....	261
第十一章 山狼传 .....	265
终章 无人登顶的山峰 .....	291
后记 .....	313



# 廓尔喀

第一章

CHAPTER

# 1

现在，尼泊尔面临着诸多问题。

贫困、人口增加、森林破坏……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

1998年夏天，孟加拉国的三角洲一带发生了特大洪水。

这个地方原本就是一片由洪水泛滥带来的淤泥沉积而成的土地。

流经欧亚大陆的大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梅克纳河都集中在这个三角洲地带，到了雨季便经常泛滥成灾。基本上从7月到9月的雨季，洪水年年都会有，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但是，1998年的那次和往常不同。

从7月起，河水的水位就开始上升。到了8月之后，连日的暴雨又提升了水位。

孟加拉国政府到了8月中下旬才知道汛情。位于首都达卡以北160公里的步兵屯兵营紧急来报。

据说噶提尔郡的3万农民跑到那个军营避难。他们带着山羊和毛驴，拉着所有的财产物品，抛弃了他们的土地。

军队派出直升机去视察情况。

“已经是一片汪洋了。”

直升机的飞行员这样报告。

那个地区都已经被水淹没，38万居民背井离乡。

受灾区域扩散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9月，受灾区域已经扩大到孟加拉全国。

不仅三大河，就连与之交汇的大小 250 条河流都开始泛滥，国土面积的 62% 都已经被水淹没了。

被冲垮的桥梁有 1 500 处。

被水淹没的道路有 3 500 公里。

1 亿 1 000 万国民当中，因为受灾而背井离乡的人有 3 000 万。

这次洪水泛滥的原因之一就是喜马拉雅山区的森林植被被破坏了。

尼泊尔的人口以每年 43 万的速度在增长。

人口越多，国民需要的能源越多。在尼泊尔，国民使用的大部分能源不是石油，而是木柴。

尼泊尔有 2 000 多万人是住在山区的农民。这些人即便单单是准备早中晚三餐，也会用掉大量的木柴，也就是说，森林会因此逐渐消失。

只有城市和极少数农村地区会有电灯，因此人们的照明也多用木柴。一年人均需要 1 吨木柴。

由于家畜的粪便几乎全都用作了燃料，因此肥料便减少了，土地变得越来越贫瘠。

因为无节制地砍伐树木，森林消失，每当雨季来临，表层的土会被冲走。由于表层土壤被冲走，尼泊尔的农业生产总值每年都下降 1%。

这些表层土壤流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流进恒河，淤积到位于下游的孟加拉国，抬高了河床。孟加拉国的河床比以前又提升了两米。

河床的上升导致了洪涝规模的扩大。

但是，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区的森林砍伐依然没有停止，而且砍伐量还在继续增加。

一部分日本人已经开始在南奇镇一带植树造林，但是规模还很小。

到了 1990 年，1 公顷耕地就得供养 9 个人了。

人口的增加又加剧了形势的恶化。由于印度于 1989 年 3 月拒绝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通关协定，因此尼泊尔甚至连灯油都无法进口，能源方面便越发开始依赖树木了。

这个经济贫困的国家的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产业。

珠穆朗玛峰、马纳斯鲁峰、卓奥友峰等海拔 8 000 米以上的高峰都齐集于地球的这个区域。

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的旅游——徒步旅行的游客和外国登山队在此的支出





以及入山的门票成为尼泊尔的重要财政来源。

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获得外汇的重大支柱，那就是被称为廓尔喀的史上最强大的士兵。

## 2

深町、羽生以及安措林在那个建筑物的二层的房间里，和纳拉达尔·拉赞道拉面对面而坐。

这里就是几天前深町和纳拉达尔·拉赞道拉见面的那个房间。

小小的木桌子上放着四个茶杯，冒着热气，散发出大吉岭红茶的芳香。

还有一个腰间插着弯刀的男子，站在拉赞道拉的后面，瞪大了眼睛看着对面的3人。

深町等人来到苏瓦扬布拿神庙附近的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住处时，被5个男人包围住了。

“我们想见纳拉达尔·拉赞道拉。”

羽生说明自己的来意。

“什么事？”男人们问道。

“我会直接跟拉赞道拉说的。他在，还是不在？”羽生低声说道。

“什么?!”

男人们的脸上露出怒气，正当他们要是在还是不在的时候，纳拉达尔·拉赞道拉从建筑物中走了出来。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马上认出了深町，对那些男子说道：“让他们上来。”

于是3人来到了二层的房间里。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让人端上茶水，让本想留在房间里的那几个男子离开了房间，只留下了一个人。

然后，深町和羽生、安措林一起与纳拉达尔·拉赞道拉面对面坐了下来。

“有劳高山之虎安措林大驾光临，在下真是荣幸啊。”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用低沉平静的声音说道。

羽生和安措林都沉默不语。

深町也沉默不语。

“那么，诸位有何贵干呢？”纳拉达尔·拉赞道拉问道。



“我听说 不丹那边的激进分子有时会出入这里。”羽生直奔主题，“我想请你告诉我那些人有可能会落脚的地方。”

### 3

“为什么呢？”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反问羽生。

“因为我想知道。”

“所以我问你啊，你为什么想知道？”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再问具体一些。能告诉我玛嘉族的莫汉或者塔蛮·姆加尔的住处吗？”

“为什么？”

羽生并不理会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话，说道：“我知道莫汉经常出入这里。那家伙现在在哪里？”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耸耸肩，笑了笑，然后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道：“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吗？”

羽生闭上嘴唇，瞪了一眼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大概有两次呼吸的时间，两人都屏住呼吸，盯着对方。

“你知道吧……”羽生说道，“你知道吧。莫汉和姆加尔做的事？”

“如果你说的是这两人和考塔姆勾结，绑架了一个女人的事的话，我知道。”

“是你让他们干的吗？”

“怎么会？要是在他们做这件事之前我就知道的话，肯定会阻止他们的。”

“马尼·库马尔也这么说过。说你如果事前就知道的话，应该会阻止的。”

“哎哟哟。”

“那么，他们在哪里？”

“我正让人寻找线索呢。最终会查到的。”

“让人寻找？”

“我也多少感觉到自己要对这件事负责任，而且这3个人都经常出入我这里。”

“……”

“我非常清楚，他们不来我这里卖，就会到马尼·库马尔那里去卖。我虽然很清楚，但是——”



“马尼·库马尔也不是个傻瓜……”

“他虽然不是个好人，但是也不是傻瓜，至少在做生意方面不是傻瓜。他很容易就能明白那种做法是不可能将相机换成钱的。但是，有人不明白……”

“考塔姆、莫汉，还有姆加尔……”

“对。”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点头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

“进来。”

一个男子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然后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着纳拉达尔·拉赞道拉。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用眼神表示许可，然后那个男子便走到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旁边，把嘴贴在了他的耳边。

不久，听完这个男子说话的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点点头站了起来。

“刚刚找到考塔姆了。他就在下面的房间里——”

“什么？”羽生站起身来。

“一起来吗？”

“可以吗？”

“没关系啊。问一下考塔姆，就知道他们和凉子的住处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打听到他们的住处。反正只要他们还在加德满都，便迟早能查到他们的住处。问题不是他们在哪里，而是凉子的安全问题。”

“你为什么跟我们合作？”

“合作？”

“嗯。”

“不是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合作。我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干的。要是卖一卖来历不明的赃物倒还可以，但是决不能和绑架外国人的事件扯上关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我们也会跟着有麻烦。我们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已经向门外走了。

“如何？你们是去呢，还是不去呢？”他停下脚步，看着3人。

“去。”羽生语气坚决地说道。

深町也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 4

考塔姆被3个男子包围着，一脸战战兢兢的样子，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地上是湿泥，墙壁是砖墙。左右各一个小窗子，但是木制的窗板是关着的。房间中只有从那个木板缝隙中透过来的光线。像尖刀一般细细的光线照在了考塔姆的脸上。

屋里有两张桌子，没有椅子，地上有一些空罐子和空瓶子，七零八落地放着。深町曾经认识的那张脸已经因为恐怖而变得扭曲。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和考塔姆隔着一张小木桌，面对面坐下。

“我看见他在因陀罗广场拿着绳子溜达，就把他带来了。他原本是想逃的，但是无奈我们有3个人。”刚才的那个男子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知道了……”纳拉达尔·拉赞道拉抬起一只手，制止了那个男子。

“你可干了一件大事啊。”他对考塔姆说道。

考塔姆低着头。

“莫汉和姆加尔以及你们绑架的那个姑娘在哪里？”

考塔姆不回答。

“上弯刀——”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伸出右手，在他手前方的那个男子拔出腰间的弯刀，递给了他。

那是一把打磨得非常锋利的钢刀。

“按住考塔姆。”

3个男子听从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吩咐，分别站在考塔姆的两侧和他的背后，将他按住了。

“把他的手拽出来。”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这么一说，3个男子便按住考塔姆的右手背，将其手掌放在桌子上，岔开五指。

“不，不要！饶了我吧！”考塔姆瞪大了眼睛，大声喊道。

可是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就像没听见一样，若无其事地挥下弯刀。

考塔姆发出了悲鸣。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挥动着柴刀一样的弯刀砍下去，砍在了考塔姆右手的大拇指上。砍下去的不是刀刃的部分，而是厚厚的刀背。



骨头被敲碎的恐怖声音响起。

“想说的时候就说。”说着，他又砍了下去。

接下来是食指。

那个手指也被敲碎了。

肉被掀起，鲜血四溅，白骨露了出来。

当纳拉达尔·拉赞道拉正要向第三根手指砍去的时候，考塔姆叫了起来。

“说！我说！我全说——”

他苦苦哀求纳拉达尔·拉赞道拉不要再敲碎他的手指。

这时——

在此之前，一直默默地观察事情发展的安措林开口说话了。

“哎呀，我终于知道了……”他小声说道，“纳拉达尔·拉赞道拉，我就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呢。你，是廓尔喀吧。”

## 5

汽车在巴格马蒂河的右岸行驶着。

道路非常难走。

路面凸凹不平，到处都有石头。前面的车扬起大量的尘土，后面的车只好把车窗关得严严实实的。

如果下雨的话，这条路会变得多么泥泞，想都不愿意想。

深町在后面的车座上，闻着外国人的强烈体臭。

流经加德满都的巴格马蒂河与从北方流过来的毗湿奴马蒂河汇流，在那里改变流向，开始向南流。汽车出了加德满都之后，沿着巴格马蒂河开始向南行驶。这条路从加德满都向南延伸17公里以后，连接达克辛卡里。达克辛卡里是供奉湿婆神的妻子迦梨女神的神庙，女神迦梨是一个嗜血的恶神。人们每周二和周六向这尊神献上山羊和鸡血之类的东西作为供品。

深町在以前远征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就见过信仰女神迦梨的印度教教徒一个接一个地将山羊和鸡的头砍下的情景。这次，他又在纳拉达尔·拉赞道拉那里看到了。

人们认为，献给迦梨的那些动物来生将会托生为地位比较高的动物。但是在深町的眼里，那种行为充满着血腥。

到了达克辛卡里，前方就再也沒了路。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到了前方一个巴格马蒂河沿岸的人家前时，考塔姆说莫汉和姆加尔带着岸凉子应该就在这里。

因为绑缚岸凉子的绳子快要断掉了，所以考塔姆去了加德满都买新绳子和食物。在那里他被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人发现，于是被抓了起来。

司机就是那个将捉住考塔姆的消息告诉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人。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坐在副驾驶席上，深町、羽生和安措林坐在后座上。

这辆车的后面，还有一辆车跟着。那个车子上包括考塔姆本人，一共有4个人。

“莫汉那个家伙，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开始对那个相机非常感兴趣。那家伙问我那个相机，我告诉他那个相机好像很值钱，于是莫汉便跟姆加尔商量——”

他说，就这样，他们策划了这次绑架案。

据考塔姆说，一开始他们原本是想卖给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但是害怕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可能会反对，于是便找到了马尼·库马尔。

但是，由于马尼·库马尔也不理会他们，于是他们没有办法，便商量着不管怎样先弄点儿钱，逃到印度一带去。

因为那个女人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长相，所以他们还曾商量，如果事情败露，就将那个女人杀掉，埋到山里去，也不要钱了，就直接逃走。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绑架女人的时候，考塔姆小声说道：“想要钱……”

汽车在一个劲儿地摇晃。

如果是像日本的那种柏油路的话，用不了20分钟便能到达，但是在这种路上，却要花将近一个小时。

“拉赞道拉先生……”

安措林突然打破了沉默，对纳拉达尔·拉赞道拉说道：“有件事我想问一下，可以吗？”

“什么事？”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看着前方说道。

“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惜陷入泥潭，也要支持不丹难民中的激进分子呢？”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听了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然小声说道：“因为贫困啊。因为这个国家太穷。因为太穷，所以我成了廓尔喀；因为



这个国家太穷，所以大量的尼泊尔人到不丹去打工，也是因为同一个原因，他们现在又不得不回到尼泊尔。莫汉等人之所以绑架她，归根结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要说到钱的话，现在的你……”

“有是有一些啊，因为我曾经是廓尔喀……”

“甚至还拿到了英国颁发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听安措林这么一说，纳拉达尔·拉赞道拉似乎微微笑了一下。

“要说那个的话，你不也得到了英国给的‘高山之虎’的称号吗？”

这回轮到安措林沉默了。

“如何？‘高山之虎’的称号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呢？”

安措林没有回答。

又一次沉默。

“廓尔喀啊……”在此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羽生小声说道，“勋章和‘高山之虎’的封号都离我很远啊。”

声音低沉，没有任何感情。

## 6

一般人们将廓尔喀士兵称为廓尔喀。

廓尔喀士兵是英国陆军中设置的一支由尼泊尔士兵组成的外国部队。据说在陆地肉搏战的时候，他们英勇无敌，被称为世界上最强的部队。

廓尔喀士兵的主体是由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部、尼泊尔东部山区以及博卡拉周边的以古伦族和玛嘉族为主的五大部族组成。廓尔喀是古伦族和塔帕族等民族的统称，除了尼泊尔之外，他们还散居在印度一带。现在的尼泊尔王国的前身“廓尔喀公国”就是这些廓尔喀创建的。

1815年，当时统治着印度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廓尔喀公国之间对立，廓尔喀与英国作战。当时，英国为廓尔喀的勇猛感到震惊，将其收编为殖民地军队的一员。这就是英国陆军廓尔喀士兵部队的开始。

原本他们就是住在山区的民族，身体强壮，肺活量大，忍耐力强，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其他民族要优秀得多。

从奔跑状态下伏地然后到拿枪准备射击，仅需约0.5秒。

在英国的历史上，这些廓尔喀士兵经常是在最前线最严酷的环境当中作战。

1857年，在印度独立战争中，最先被英国投入战争，镇压印度兵的就是廓尔喀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28万人作为廓尔喀士兵奔赴战场，有4万人死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约有35万廓尔喀士兵为英国作战。当时，尼泊尔的人口约有9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撒哈拉沙漠中击败了隆美尔将军率领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是廓尔喀士兵，粉碎了日军一号作战的也是廓尔喀士兵。

战后，他们又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雨林与共产党的游击队进行过战斗。

1982年，在福克兰战役的时候被送往最前线的也是廓尔喀士兵。

可以说，自1815年以来，廓尔喀士兵几乎在英国参加的所有战争中出现过。

廓尔喀士兵自出现以来，便不是为了祖国尼泊尔，而是为了另外一个国家——英国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1992年的时候，其数量大概有5个团，大约7300人。这个人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减少到两个团，2500人。

要想成为廓尔喀士兵，必须通过一个非常严格的测试。如果能通过这个测试的话，在当地就会成为别人尊敬的对象。

他们不仅有高额的外汇收入，而且退伍之后还会有养老金，还可以学英语、移居国外。

廓尔喀士兵一年寄回尼泊尔的外汇收入总计高达1700万美元。

廓尔喀士兵是尼泊尔这个国家获得外汇的两个财源之一，可以与喜马拉雅山旅游相提并论。

纳拉达尔·拉赞道拉曾经就是廓尔喀士兵。

“你……”

深町说到这里，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本来想问纳拉达尔·拉赞道拉“你杀过人吗”，但还是没有问出口。

看着眼前的这个纳拉达尔·拉赞道拉的背影，他感觉不应该将这种问题随便问出口。

“你这不是相当于到了茶馆问人家有没有茶吗？”

深町觉得对方可能会这样回答，也觉得对方可能不会回答自己。

他是一个拿到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这是英国最有权威的勋章。得到





这个勋章的外国人并不多。

“是那里吧？”司机突然说道。

男人们的视线转向了前方。

刚刚暂时远离河道的路再次贴近河边。道路的左侧有一个砖瓦房。司机马上明白了卡塔姆说的是那个房子。房子前面停着一辆已经掉漆的破车。

“有人。”

这还用说。

深町也看到了。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正要坐到驾驶席上，而另外一个男人拉着女人正要坐到后座上。

女人好像被反绑着双手。

深町认识那个和女人一起的男人。

“是莫汉。”司机说道。

当然，他也知道女人是谁。

是岸凉子。

将岸凉子推进汽车的后座，正要上车的莫汉往这边看了一眼。他似乎马上便知道了这辆车是谁的，开始对前面驾驶席上的男子叫喊起来

在莫汉还没有坐稳的时候，车子便开了起来。

深町乘坐的车子嗖地一下加速。

但是——

在深町他们的车子到达那个房子之前，岸凉子坐的那辆车已经朝着达克辛卡里的方向驶去。

前面的车子扬起大量的尘土。

后面的车子在尘土中追赶。

或许，因为考塔姆还没有回来，他们开始担心，正要更换隐藏地点。

他们非常惊慌。

在路上绕过拉货的马车，加速。

道路不宽。

他们如果不想被追上的话，是完全可能的。

深町能够看到莫汉有时通过后窗，隔着尘埃往后看。

“没关系，这条路是条死路。”司机说道。

深町也知道这一点。

问题是走到尽头，车子无法向前走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以凉子为要挟，企图逃走吧。如何将凉子平安无事地从他们手里解救出来呢？

载着凉子在前面行驶的车往右拐了。

是上坡。

是山路。

而且，路越来越难走，也越来越窄。

两辆车追一辆车。

山路蜿蜒曲折。

路两边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这条路再往前没多远，车子就没法往前开了。”

车子早就已经没法好好开了。

路上到处是从左边的山崖上掉下来的岩石。车胎轧在上面，石头顶住车体。

颠簸得让人受不了。

必须得用手抓住前面的座位。

咚——

前方突然传来了剧烈的刹车声和轮胎擦地的声音。

尘埃和土变成了一个颜色。突然，眼前的视野开阔了。拨开尘埃，前面没有汽车。

深町坐的汽车超越了岸凉子坐的那辆汽车。

岸凉子坐的那辆车呢？！

“掉下去了！”

司机停下车子，喊了起来。

这时，羽生已经打开门，飞奔了出去。

深町和羽生一起，吸着还没有完全落地的尘埃，站在悬崖的边缘。

他们看着下方。

这是一个很高的悬崖。

下方有溪流。

高度大概有 60 米。

悬崖处有一个坡度为 60 度的斜坡，朝里凹了进去，往下 10 米。

在下方斜坡开始的地方有两棵尼拘陀树。

